



The Master

大师

柏栋 译

Colm Tóibín

科尔姆·托宾 作品

The Master

大师

Colm Tóibín

科尔姆·托宾 作品

柏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爱尔兰)托宾著;柏栎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480-7

I. ①大… II. ①托… ②柏…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868 号

THE MASTER

by Colm Tóibín

Copyright © 2004 by Colm Tóibí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OGERS, COLERIDGE & WHITE LTD(RCW)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517

责任编辑:夏宁

特约策划:彭伦

装帧设计:李佳

大师

(爱尔兰)科尔姆·托宾 著

柏栎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com

总发行所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字数 253,000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80-7/I·4367 定价:39.00元

献给贝尔布鲁和迈克尔·斯塔克

目录

第一章	一八九五年一月	001
第二章	一八九五年二月	017
第三章	一八九五年三月	042
第四章	一八九五年四月	059
第五章	一八九六年五月	073
第六章	一八九七年二月	109
第七章	一八九八年三月	133
第八章	一八九八年六月	167
第九章	一八九九年三月	189
第十章	一八九九年五月	228
第十一章	一八九九年十月	261

译后记 300

第一章 一八九五年一月

有时晚上他梦见死去的人，熟悉的和似曾相识的面孔，飞快地浮现出来。现在他醒过来了，觉得时间是黎明前一个钟头或更早些，几小时内还不会有动静。他摸了摸脖子，肌肉僵硬，手指碰上去似乎直挺挺、硬邦邦的，但不觉得痛。他转动脑袋时，听到肌肉嘎吱作响。我像是扇老门，他自言自语地说。

他知道，自己非得再接着睡不可。这几个小时他没法醒着躺着。他想睡觉，进入美好的黑暗之中，那是一个昏暗的，却也不是漆黑一片的休息场所，没有鬼，没有人，没有飘忽的东西。

他再次醒转，悸动起来，不知身在何处。他常常这样醒来，心绪不宁，还隐隐记得做过的梦，渴盼着天快些亮起来。有时候他打个盹，就会沐浴在贝罗索加多^①那朦胧的早春柔光中，远处如烟似雾，阳光照在脸上，有种纯粹的愉悦感，在老屋的墙壁下，坐在椅子上，闻到紫藤、报春花和茉莉的气息。他会希望醒来时白天和梦境中一样，闲散的痕迹、色彩、光线都徜徉在器物的边边角角，逗留到夜幕再次降临。

但这个梦却不一样。那里有些地方暗沉沉的，或者正在暗下去，那是个城市，意大利的一个老地方，像是奥尔维耶托还是锡耶纳。也说不准到底是哪里，城市犹如梦幻，街道狭窄，他则行色匆匆。现在他不确定自己是独自一个，还是有人相伴，但他正在疾步前行，还有一些学生也在慢慢地朝山上走，经过亮着灯的商店、咖啡馆和餐厅。他很想超过他们，

^① 贝罗索加多：佛罗伦萨的一座山。

想方设法从他们身旁越过。但无论他怎么想破脑袋，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同伴。也许有，也许只不过是走在他后面的人。他想不起多少关于那个影影绰绰、时有时无的存在，但有时候近旁仿佛有个人，还是有个声音，比他更清楚如此紧张匆忙的缘故。也就是这个人，一直在喃喃低语，哄着他快点走，把那些挡着他路的学生推搡开。

他为何会梦见这些？他回想到，每到通往广场的狭长昏暗的小巷，他都很想离开那条喧闹的街道，却还是被催促着往前走。难道是那幽灵般的同伴在叫他往前走吗？他终于踱入一个开阔的意大利广场，那里有塔楼和城堡式的屋顶，天空是蓝黑墨水的颜色，一平千里。他站在那里看着，陶醉于景象的对称和结构，仿佛这一切都镶嵌在画中。这一次——他一想起这景象就战栗起来——中间站着些背对着他的人，他们围成一个圈，但他看不到任何一个的脸。他正要走过去，那些背对着他的人转过身来了。其中一个是他垂死的母亲，他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样子。她身边的女人里有他的凯特姨妈。她们两个都过世多年了，都微笑着朝他缓步走来。她们的脸庞像在油画中似地被打上光线。他听到的话是“求求你”，但他肯定这句话和这个场景一样是他臆想出来的。她们在求他，或者在求某个人，请求，祈望，哀恳地伸出双手。她们走过来时，他惊寒交俱地醒了。他希望她们能说点什么，希望自己能给这两位他平生最爱的人些许安慰。梦境回味过来，是一阵疲惫和噬痛感，他明白自己不能再回头去睡觉，就拼命地想要动笔写作，随便写什么，只要能麻痹自己，把心神从这两个他已经失去了的女人身上转开就好。

想起梦中令他猛然惊醒的那一瞬间，他把脸捂了一会儿。无论如何都好，只要能忘记它，不让它尾随他进入白天：在广场上，他和母亲彼此对视，她的目光中充满苦楚，她的嘴巴像要放声痛哭。她急切地想得到什么不可企及之物，她得不到，而他也帮不了她。

新年的前几天，他回绝了一切约请。他给沃尔斯利夫人写信说，他

整天都跟几个制作演出服的胖女人坐在排演现场。他心神不宁，常常焦虑不安，但有时也会沉浸到舞台上的动作中去，好像这个剧对他来说是陌生的，让他有所触动。他请沃尔斯利夫人和她丈夫在他剧作的首演之夜一起为他祈祷，那已经为期不远了。

晚上，他什么都干不成，睡眠也不安稳。除了佣人他谁都不见，而他们也知道别和他讲话，也别打扰他，除非事出必要。

他的剧本《盖·多姆维尔》写的是一个富裕的天主教家庭的继承人，他必须在继承家业和投身修道院之间作出选择。上演时间是一月五日。首演之夜的请柬都发出去了，他已经收到不少接受邀请和表示感谢的回函。制作人兼主角亚历山大有很多戏迷，戏剧的背景是十八世纪，戏服也很华丽。然而，尽管他近来喜欢和演员们在一起，也喜欢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和制作过程中逐日微小的变化和改进，但他说，他并不适合干这行。他坐在桌前叹了口气。他希望今天是个寻常日子，可以回读一下昨天写的东西，悠悠然地花一个上午作些修改，接着再开始写，下午就是日常写作时间了。但他知道自己心情变得很快，就像房间里的光线一下子就暗下去了。他不难感觉到生活中只有剧院里的时光才是快乐的，便又厌恨起手头空白的稿纸来。人到中年，他想，变得患得患失的。

十一点钟，他的客人准时来了。他不能不见她，她的来信措辞讲究而坚决。很快她就要永远地离开巴黎了，她说，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伦敦。她的语气里有股子就此终了和听天由命的奇怪感觉，相比于她一贯的兴致而言很不寻常，他立刻意识到她的严峻处境。他多年没见她了，这些年只收到她的几封信，从别人那里听到她的一些情况。但在那天早上，他还没有摆脱梦魇的纠缠，又满心忧虑着他的戏，只把她看作日记本里的一个名字而已，唤起的回忆轮廓如此鲜明，内容却模糊不清。

她走进房间，熟悉的脸庞挂着亲切的笑意，高大的身形走起路来缓慢而从容，她打招呼的样子愉快大方又有感染力，声音柔美，几乎是在低

声细语，毫不费力就让他撇开对戏剧的挂虑，也不去想这会儿不坐在剧院里是浪费时间了。他已经忘了他曾经多么喜欢她，也没想到一下子就回到了二十来岁时一心在巴黎的法俄作家圈中流连的日子。

不知怎么，后来他对出名的和不出名的人同样上心，无论是还没有崭露头角的，还是已经失败了的，或是从不打算博取名声的。他的客人嫁给了欧布里斯基亲王。这位亲王的为人是出了名的严苛冷漠，自觉俄国的命运和他那抱有目的的出国比夜间欢宴和名流相伴更为要紧。王妃也是俄国人，但大半辈子都生活在法国。他们夫妇周围蜚短流长不断。他想，这也是时代和环境的一部分。他认识的每个人都带着另一种生活的气息，那种生活半藏半露，虽然瞒不了人，却也无人提起。那些年，你在每张脸上搜寻着无意间泄露的事，倾听着种种蛛丝马迹。纽约和波士顿并不如此，而他最后来到伦敦定居时，发现那里的人都相信你并没有藏着什么秘密，除非你特意地宣布出来。

他记起自己初到巴黎时的震撼，心口不一的圆滑气氛，那些男男女女给他的感觉，小说家们盯着他，对自己最关心的事情却故作漫不经心。

他从来不喜欢这种暗地里的功夫，但他却喜欢知道秘密，因为一无所知就等于一无所得。他自己也学会了不要透露一切，听到什么新消息也不要大惊小怪，要装作不过是逗个乐子。巴黎文艺圈里的男男女女就像演员一样在玩着知与不知、乔装打扮的游戏。他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一切。

他请王妃就座，多添了一个靠垫，接着又请她去坐另一把椅子，其实是坐起来更舒服的长靠椅。

“到了我这把年纪，”她朝他微笑，“什么都不舒服了。”

他停下在房中走动的脚步，回头看她。他知道只要默默地用他平静的灰眼睛看着别人，对方也会平静下来。他们意识到，或者他是这么觉得，接下来要说的是正经话，闲聊的时间已经过去。

“我要回俄国去，”她法语说得很慢，吐字清晰，“我不得不这么做。我说到要回去，就像是我从前待过那里似的，也确实如此，但那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不想再见到俄国，但他坚持要我留在那里，要我别回法国了。”

她说话时和往常一样微微笑着，但此刻脸上却显出苦痛和一丝疑虑。她把过去一同带进了这个房间。自从他父母和妹妹死后，这些年里任何对一切俱往矣的提示，都带着可怕而沉重的忧伤。光阴无情，年轻时他想不到失去会带来何等痛苦，如今只有工作和睡眠才能将之忘却。

她柔和的嗓音和亲切的举止表明她并没有变。据悉她丈夫对她很坏。他在房产问题上有纠葛。她开始说起某个偏远地方的房产，她即将要被赶到那里去。

一月的光线丝般柔滑，流淌在房间里。他坐着听她说。他知道欧布里斯基亲王在俄国有个头婚留下的儿子，在巴黎又过得不情不愿。一直有传闻说他有政治图谋，据说好像他对俄国的未来有所计划，只等着时机到来。

“我丈夫说是我们该回俄国，回祖国去的时候了。他成了一个改革家。他说如果不改革，俄国会垮台。我告诉他俄国很久以前就垮了，但我没提醒他，他不欠债时可对改革毫无兴趣。他前妻的家里人把那个孩子抚养长大，他们不愿和他再有任何瓜葛。”

“你会住在哪里？”他问道。

“会在一个摇摇欲倒的大宅子里，疯疯癫癫的农民会把鼻子贴在我窗子的玻璃上，如果窗子上还有玻璃的话。我就要住在那种地方。”

“那巴黎呢？”

“什么都得留下，房子、佣人、朋友、我全部的生活。我要么冻死，要么无聊死。就看哪个赶在前头了。”

“但为什么呢？”他柔声问道。

“他说我浪费了他所有的钱财。我卖掉了房子，花了好些日子烧掉信件，哭着扔掉衣服。现在我在和每个人告别。我明天就离开伦敦，到威尼斯待一个月，然后去俄国。他说别的人也回去了，但他们去的是圣彼得堡，他可没让我去那里。”

她口气里带着情绪，但他看着她，只觉像在听他的一个演员沉浸在自己的戏中。有时候她说起话来，仿佛是在讲别人的闲事。

“我认识的人中还活着的我都已经见过了，过世的也都读完了他们的信。有些人我两样都做了。我烧了保罗·约科斯基的信后又碰见了。我没想到还会见到他。他老得厉害，这点我也没想到。”

一瞬间，她凝视着他的眼眸，室内仿佛跃入一道清亮的夏日闪光。他算了算，保罗·约科斯基现在快五十了，他们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从来没有人像这样提到他的名字。

亨利谨慎地想立刻说些什么，提个问题，转换话题。说不定信里提到了什么，一句闲扯的话，或是写到了一段对话或一次会面。但他不这么想。或许他的访客是出于怀旧之情而要告诉他，那些年里他的格调有何意味，他塑造了怎样的自我。他想表现得诚恳、犹疑、礼貌，但糊弄不了她这样的女人，她见他嘴巴一张、目光一霎，就顿时明了一切。当然，他们什么都没说，就像她此刻也没说什么，只不过提了一个名字，一个在他耳边萦绕不去的旧日的名字。这个名字曾经是他的一切。

“但你一定会回来吧？”

“他逼我作出的承诺。我不会回来了，要一直留在俄国。”

这像在说台词，一刹那，他看到她站在舞台上，随意走动，像是说着无心之言，但下一句台词却一箭中的。他从她话中第一次得知发生了什么事。她必是犯下了大错，这才再度受他要挟。在她的圈子里，有些事确凿无疑，有些事需要猜度。有些人知道，而那些不知道的人也有本事猜出来。正如她此刻让他猜了出来。

这些念头占据着他,他发现自己观察着王妃,精心权衡着她每句话,盘算着自己该怎么利用。她一走,他就要写下来。他不想再听下去了,也不想知道具体细节,但她说着说着,显然是害怕起来,这使他又产生了怜悯之情。

“你知道,其他人已经回去了,反馈相当不错。圣彼得堡有全新的生活,但我告诉过你,那不是我去的地方。我在聚会上碰到都德,他跟我说了奇蠢无比的话,大概是想安慰我。他告诉我,我还拥有回忆。但回忆对我一无用处。我对他说我对回忆毫无兴趣。我喜欢今天和明天,如果还行的话,同样喜欢后天。去年已经过了,谁还在乎去年呢?”

“都德是这样的,我想得出来。”

“是啊,话太多了。”

她起身要走,他送她到大门。他看到有辆车等着她,就想是谁付的钱。

“保罗呢?我是不是早该把那些信给你几封?你会想要吗?”

亨利伸出手,好像她压根没有问过。他翕动嘴唇,欲言又止。他握了一会儿她的手。她走向车子时,眼泪几乎流下来了。

他在德维尔花园的这些屋子里已经住了将近十年,但保罗这个名字从未在围墙里提起过。他已被埋葬在每日的写作和回忆想象之间。即使在梦中,保罗也多年没出现了。

王妃故事的框架不必急于记下。它们已留在他脑中。他不知道该怎样写,是写她在巴黎的最后日子里烧信件、分家私、丢东西,还是写她最后一次参加的沙龙,或是她获知自己命运的那刻与丈夫的交谈?

他会牢记这次拜访,但此刻还有别的要写。这个他以前写过,可又特意毁掉了。说来奇怪而几近悲哀,他创作发表过那么多作品,将那么多私事付诸笔墨,而他最亟须写下来的东西却不能示人,无法发表,不会

有人知道和理解。

他提起笔,写起来了。他可以把字写得无法卒读,或者使用一种只有自己看得懂的速记法。但他还是写得一清二楚,嘴里轻声念着这些词。他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写下来不可,为什么这番记忆的触动还不够。但王妃来访了,说到了流放和回忆,说到了那些已经过去、不再回来的东西……他停下笔,叹了口气,她说出了那个名字,好像它仍然生机勃勃地在某个触手可及的地方,这一切都引导着他笔端的情绪。

他写着自己回到巴黎时所发生的事,当时他收到保罗的一张便笺,那是将近二十年前的夏天。黄昏时,他站在这座美丽城市的一条巷子里,抬眼往上瞧,等待三楼窗口灯亮。灯一亮起,他就使劲地看,想看到保罗·约科斯基的脸庞出现在窗口,发泽漆黑,眼神敏锐,蹙着的眉头随时会展成笑颜,鼻梁窄瘦,下颌宽阔,嘴唇苍白。天色已暗,他知道自己在没有亮光的街上不会被瞧见,也知道自己动弹不得,既不能回自己的居所,也不能去保罗的房间——一念及此,他就屏住了呼吸。

保罗的便笺写得很清楚,他是独自在家。没有人进去出来,保罗的脸也没有出现在窗口。此刻他想,那难道不是他度过的最真实的时刻吗?他能找到的最恰切的比喻是一次顺利的、充满希望、风平浪静的大洋旅行,悬于两国之间的一段插曲。站在那里,仿佛漂泊海上,心知踏出一步,就会跨入那不可知的渺邈之方。他等着想再看一眼那张难以接近的脸。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在雨中立了几个钟头,不时地被经过的人擦碰,那张脸却始终没有在灯光中出现。

他写下那晚的事,觉得剩下的部分绝不能再写,无论稿纸能藏得多隐秘,也无论能多快地把它烧掉或撕毁。剩下的只是想象,那种事情他不允许自己形诸文字。故事里,他在守望中跨过了小巷,让保罗发现了他,保罗下楼来,他俩一起默默地走上楼梯。接下来发生什么,现在很清楚了,是保罗把它弄清楚的。

他发觉自己双手直抖。他从未容许自己的想象超越那条边际。这是他最接近的一次，但他却根本没有接近过。那一晚他伫立雨中，直到窗口的灯光渐渐淡去。他又等了一会儿，看看是否会发生什么别的事，但窗子始终黑着，什么都没有泄露。于是他慢慢回家。他又踏上了干燥的陆地。衣服湿透了，鞋子被雨毁了。

他喜欢彩排，任由自己描摹剧院里每个座位上尚未存在的戏迷。灯光、奢华繁复的戏服、响亮的声音，使他满心骄傲和愉悦。这些年来，他从未见过任何一人购买他的书，读他的书。即使他见到了，也不会了解他那些句子的效果。阅读和写作一样，沉默、孤独、私密。而如今，他将听到观众们屏气敛息，大喝出声，然后陷入沉默。

他先安置朋友和熟悉的面孔，然后在自己周围和上面的楼座中安置陌生人，这是最为冒险和激动的预景。他想象着一个男人敏感的脸上一双明亮聪慧的眼睛，薄薄の上唇，柔软白皙的皮肤，宽大的身架，闲适的气息。他尝试着把这个人放到自己后面那排座位上去，靠近中间，旁边是位年轻女子，交握着一双纤细的手，指尖几乎触到了嘴唇。制作戏服的人都在后台，他独自一人待在剧场里，望着想象中买票入场的戏迷们在亚历山大扮演盖·多姆维尔时一一出现。舞台上斗争的焦点何在，已经清楚了。戏演着演着，他留心着背后想象出来的观众，注意到爱德华·萨克尔夫人穿着百年前精致高雅的硕大戏服出场时，女人们的脸上放光了。他还注意到当盖·多姆维尔不顾万贯家财和锦绣前程，决意离世索居，在修道院里幽思和祈祷时，他那薄嘴唇的支持者，脸色凝重而静默。

《盖·多姆维尔》还是太长了，他知道演员们对第一幕和第二幕之间的差异有所顾虑。他那坚定的导演亚历山大对他说，别管他们，那些人无非是受了维奇夫人的鼓动罢了，她在第二幕里没有戏份，在第三幕

里也几乎没上场。但他明白,假如是写小说,就不可冒这样的险:人物一旦塑造出来,就必须在叙述中保留下去,除非这人物微不足道,或者故事还没结束就死了。他在小说中从未尝试过的,却要在戏里来尝试。他祈祷这戏会成功。

他讨厌删戏,但也知道不能抱怨这个。从一开始他就在喋喋不休,实则在表达一种惊痛参半的情绪,弄得自己在亚历山大的工作室里都不怎么受欢迎了。要是这出戏需要删节,不等写完他就删了,可他知道这种话毫无意义。现在他每天都要删戏,他想不通怎么几个钟头一过,注意到缺漏和丢失片段的人只有他一个。

彩排中他无所事事。一想到这件作品只有一半属于他,而另一半属于导演、演员和布景师,心里就又慌又乱。做监工也是消磨时间的办法,这对他来说是新鲜的。在舞台的拱形墙上,有一口无形的大钟,剧作家得留意它的走动声,从八点半开始,指针就无情地开动了,和观众的耐心一般精确。加上两段幕间休息,就是两个小时,在那段繁忙的时间里,他必须在场,要么解决给自己设下的难题,要么万劫不复。

他看了第一次现场排演,又看了第一次彩排,戏仿佛离他更远也更真实了。这时候,他确信找到了自己的职业,现在开始为剧院写作,还为时不晚。他已经准备好改变自己的人生。他预见到漫长、孤寂的日子将会结束,小说给予他的那种阴郁的满足将会被另一种生活所取代,在那种生活里,他为声音和动作写作,他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不会体验这种即时感。新的世界,如今就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突如其来地,尤其是在早晨,他觉得相反的情况无疑也会发生,他会失败,那样无论是否情愿,就只能掉转头回到他真正的媒介:白纸黑字。他从未经历过这种充满奇怪的游移感和激动不安的日子。

他深爱着演员们。好些时候他能不惜一切为他们做事。长时间的排练中,他叫了盒装食品送到后台,冷鸡肉和牛肉、新鲜沙拉、土豆蛋黄

酱、刚出炉的黄油面包。他喜欢看演员们吃东西,享受着他们从指定的角色回归民间生活的时刻。他向往着今后的岁月,他写出新的角色,看着他们创造这些角色,每晚都表演这些角色,直到场次全部结束,才没入外面苍白的世界中去。

他也觉得,作为一个小说家,他遭遇了艰难时刻,任何能说明编辑或出版商非常需要他的迹象都在减弱。那些他既不认识也不赞赏的新一代作家成为众所瞩目的人。这种强弩之末的感觉让他心头沉重。他的创作不丰,曾经能拿稿酬又有好处的杂志,也渐渐对他关上了大门。

他寻思,既然收获丰硕的小说创作已在枯竭,剧院或许不仅仅是享乐和消遣的去处,也是一条生命线,一种重新开始的方式。《盖·多姆维尔》,他那关于物质生活和思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关于人类之爱的兴衰枯荣,以及对更为崇高快乐人生的奉献的剧本,是为成功而作,为契合大众情感而作。他怀着纯粹的乐观和深沉的焦虑,等待着首演之夜,乐观的是他万分确定这出戏能达到预期效果,焦虑的是他或许得不到尘世的荣耀和普遍的赞赏。

一切都倚赖首晚演出。他已经想过了每一处细节,就是还没想过他自己该干什么。如果他站在后台,就会碍手碍脚,待在观众席上,又会心绪难安,一闻呻吟和叹息,一逢肃静的时刻,就会感到烦扰,或者不当地亢奋起来。他想,他可以躲在距离剧院最近的“帽子和铃铛”酒吧,他信任的爱德蒙·古瑟可以在第二幕终时溜出来,告知他一切状况。但在首演前两天,他又认定这个计划太荒唐。

他必须做些什么。无人可与他共进晚餐,因为他已经邀请了所有认识的人去观看首演,其中绝大多数都接受了邀请。他想,他可以去附近的城市观光,然后搭傍晚的火车回来,正好赶上掌声雷动的时刻。但他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他不想他的未来。他盼望自己正有一本书写到中途,不必急着写完,长篇连载要到春天才开始。他希望自己安静地

在书房里工作，伦敦冬天那向来黯淡的晨光从窗户渗进来。他想要一个人独处，他的人生所倚靠的并非其他种种，而只是坚持自我而已，明白这一点，他心里就舒坦了。

经过一番犹疑，又与古瑟和亚历山大商讨良久，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去海马克剧院观看奥斯卡·王尔德的新剧。他觉得这是惟一的办法，可以迫使自己在八点半到十点三刻之间安静下来，过后他就可以去圣詹姆斯剧院了。古瑟和亚历山大同意说这是最佳方案，也是惟一的法子。这样至少有段时间，他的心思就会搁在其他地方，当他到达圣詹姆斯剧院，正是群情欢悦的时候，他的戏已经演完，或也接近尾声了。

他为晚上做准备时，心想，这就是真实世界的运行方式，他退出了这个世界，又对它猜度不已。这就是生钱的渠道，扬名的途径。这个过程危险重重，令人激动，体内空空如也，心在狂跳不停，想象在各种可能性中燃烧。他这一生有多少日子会如此度过？他相信能带给他好运的这第一个剧作如果胜利落幕，那未来的首演应当更为柔和，应该不那么熊熊似火。他的希冀却停不下来，甚至在等车的时候还希望自己正在开写另一篇小说，空白的纸页一切就绪正等着他，夜晚一片空寂，他除了写作无事可干。他出发前往海马克时，想要逃离的念头分外强烈。他可以不惜一切，只要能处身于三个半小时之后，只要能知道结果，沐浴在赞誉和恭维之中，或者——知道最坏的结果。

车子驶向剧院时，他蓦地有一种怪异、新奇而猛烈的忧伤。太多了，他想，他要的太多了。他强迫自己去想布景、金色的灯光、服装，还有剧情，去想那些接受邀请的人，只觉满心希望和激动。是他选择的东西，得到了，就不该抱怨。他给古瑟看过前排座位的名单，古瑟说，这种名门望族、文艺界和科学界知名人士在圣詹姆斯剧院云集的场面，还从来没有在伦敦的剧院里中出现过。

在这些之上应该是——他迟疑着微笑起来，明白假如此刻他正在写